



◀ 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外观。 高 婷 摄



古老街巷回荡着新旧交融的活力。 景德镇陶阳里供图



哈密老城粮仓与背后的清代城墙。



海昏侯墓出土的部分金饼。

在人的参与中，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李 铮

如何让江西景德镇千年窑火锻造出的器物，不再是博物馆玻璃柜中的静态标本，而成为可触摸、可参与、可延续的生活？如何让历史文化遗产真正“传下去”“活起来”？在景德镇的寻常生活中，便可窥见答案。

2026年1月，“百工百匠民艺社区”在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正式亮相，成为陶阳里探索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该社区选址于保存完好的毕家下弄、彭家下弄等老里弄，为手艺人提供集创作、展示、销售、生活于一体的开放式空间。一期招募的38位手艺人已全部入驻。

唐海妮的“步闲植物染”工作室就在彭家下弄，屋里目之所及皆是浸过薷蓼、透着赭褐色纹理的植染布，散发出淡淡的自然气息。唐海妮说：“颜色在太阳的直晒中慢慢醒来，没有太阳就做不了。夏季晒制6周，一张布要染五六次，每次染色需1周，冬季则更久。”

同在一个里弄的“博艺木雕”工作室，雕刻艺术家张会明更愿意与木头“较劲”。他曾师从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传承人，打下了坚实的木雕技艺功底，同时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弥勒低眉的纹样里，藏着五福的寓意；蝙蝠栖于桃枝，是“寿上有福”的美好祝愿；一块盘根错节的黄杨木底，甚至嵌着山间的原石——那是树木生长的记忆。张会明不断从网络 and 生活中汲取新鲜审美，让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的土壤里长出“新枝”。

如果说“百工百匠民艺社区”是手工技艺的传承现场，那么每月定期举办的“陶阳旧市”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体验场。在这里，游客可以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学习“金缮”技艺；可以在“陶阳拾

珍拍卖会”上聆听摊主们与收藏家们关于传承与时光的故事……

“既来之”摊主不胜其烦地向每位顾客介绍他与瓷器的故事：“30年前，别人都不看好的时候，我买下了那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品的景德镇瓷器。现在退休了，刚好遇到‘陶阳旧市’，在这里摆摊不图赚钱，就是喜欢——能把这些老瓷拿出来给大家瞧瞧，我心里就舒坦。”

“陶阳旧市”还精心设计了集卡游戏等，将投沙包、木射、套圈等传统民间游戏与街区探索相结合，让年轻人在趣味挑战中穿梭于古街巷弄。原住民志愿讲解员则带领游客深入探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产”与“制瓷七十二道工序”，将街区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可阅读、可感知的历史文本。生产线向公众敞开，技艺在互动中传承，遗产在“使用”中被重新激活。

对于御窑遗址的保护，陶阳里早已跳出静态展示的思路，将对遗产保护的展示融入生产线、体验环节和场景构建之中。在核心保护区之外，陶阳里依托留存的历史肌理，让有故事的手艺人、有好奇心的年轻人扎根于此，把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技艺转化为适配当下的文化业态。从老弄堂里的开放式非遗工坊，到街巷间的沉浸式文化市集，文化遗产的持久活力，正是源于人的参与、产业的良性支撑与日常烟火的浸润。

当千年窑火照进“Z世代”的创意生活，当古老街巷回荡起新旧交融的活力，文化遗产便真正完成了属于它的“青春变形记”：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实现活态传承，在持续的流动与创造中，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清代旧粮仓「活」了

本报实习记者 王思超 文图

“这还是我记忆里的破房子吗？清代旧粮仓怎么‘活’了？有那么老物件，还能参与很多文旅体验项目，太惊叹了！”市民米依娜走进新疆哈密老城粮仓，对修缮利用后的老城印象展览馆由衷赞赏。

米依娜是土生土长的哈密人，小时候她就知道这里有段破旧的城墙和废弃的平房，每次经过都会绕开。她很难想象，那些破旧的废弃建筑会被改造成一处亮眼的文化公园。

近日，记者跟随“循着古迹看新疆”采访团走进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在1号粮仓的哈密城市发展史展厅，展示内容聚焦清代至民国时期的老城变迁。通过实物展陈以及大屏幕上的场景演示影像，观众还可以直观了解哈密从边陲重镇到丝路商埠的发展变迁历程。“这座粮仓对新疆意义重大，在清政府收复与治理新疆的过程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我们开始对粮仓进行修缮利用，将1号粮仓打造成了哈密老城印象展览馆。”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副馆长王昊鹏说。

据了解，哈密老城始建于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粮仓也于同年兴建，最初为管粮道员驻所并存放军粮。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曜率嵩武军出关，整修老城并加固粮仓，为左宗棠抬棺入疆、坐镇哈密、收复新疆提供了重要支撑。1880年6月，左宗棠为声援曾纪泽谈判收复伊犁，将大营从肃州（今甘肃酒泉）迁至哈密靠前指挥，这里便成为收复伊犁的前线指挥中心。

王昊鹏说，1号粮仓是清代光绪年间修建的抬梁式木构房式仓，已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坐东朝西，现存两间形制相同的房间，屋顶为悬山式，每间房都有天窗开孔，墙体夯层紧密，是清代新疆城防建筑规制与建造工艺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又增建了2号、3号粮仓，后随时代发展逐渐废弃停用。

2024年，哈密市对老城粮仓及旧城墙进行保护修缮，布设了“西征壮歌 粮城光阴”主题展陈。2025年，进一步推进老城粮仓的活化利用，又将2号粮仓打造成区县文旅形象直播体验馆，3号粮仓建设为丝绸之路驿站文化展览馆。

从西安石油大学毕业不到1年的克迪丽亚·阿不都热合曼，今年4月底将工作室搬进了3号粮仓，通过直播带货，她将家乡的红枣、哈密瓜等特产销往全国各地。“我还与伊吾县胡杨林景区等建立了合作，宣传景区以及哈密老城粮仓和城墙，吸引更多游客来哈密旅游。”这位“00后”姑娘说。

此外，3号粮仓还吸引了版画家、书法艺术家、咖啡师等入驻。据统计，2026年4月中旬开门迎客以来，哈密老城粮仓依托现有空间打造了“粮仓雅集”活动，涵盖茶艺展示、文创非遗体验、直播带货等，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

王昊鹏说，除了打造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哈密还实施了左公文化苑、凤凰台大营、宗棠书院等项目，推出“跟着左公游哈密”品牌，设计系列主题研学课程与线路，开展“探访左公足迹，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寻访、“重走左公路，争做爱国好少年”角色扮演等互动性研学活动，并将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纳入多条体验线路，深入发掘左宗棠历史文化的“形”“神”“意”，后续还将持续强化载体建设、业态创新、内容创作、品牌传播和平台支撑。

文化遗产保护，过去常被看作一项“向后看”的事业——修旧如旧、严防死守。近年来，我们却从中看到了“向前看”的新气象。

江西景德镇的千年窑火，成了“景漂”变“景留”的磁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推出的夜游金沙，让古蜀文明与年轻人相遇；新疆哈密清代老城粮仓修缮活化后成为老城粮仓及城墙历史文化公园，延伸出直播体验馆、非遗工坊；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内，数字特展、IP网剧让2000多年前的刘贺在屏幕上“活”了过来……

文化遗产要真正“活”下去，不能被“供”在展柜里，还要走进人们的生活场景，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分享的日常文化内容。

文化传承从来不是“真空保鲜”。千年前的宋瓷，也是当时的时尚“潮品”；百年前的戏台，曾经也是人声鼎沸的“娱乐场”。文化遗产之魅力，正因其曾鲜活地生长在烟火日常里。

今天，年轻人愿意为亲手制作一把漆扇而排一下午队，愿意为一个剧本游跑一趟古镇——这本身就是文化认同的生动表达。与其担心“过度娱乐化”，不如思考如何让“娱乐”更有文化含量；与其抱怨年轻人“不爱传统”，不如反思我们有没有用他们喜爱的方式去呈现传统。

在数字空间认识不一样的海昏侯

本报记者 刘海红 文图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铁河乡、大塘坪乡内，东临赣江，西依鄱阳湖，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国都城聚落遗址，承载着厚重的汉代历史文脉。近年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依托数字化建设体系，以多元数字科技传播手段拓宽文化输出渠道，让千年侯国文脉突破时空限制，走进大众视野。

数字沉浸传播重塑体验场景，让厚重汉文化可视可感、生动易懂。为破解静态展陈传播单一、历史解读晦涩的短板，遗址公园依托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打造了“探秘海昏侯国”数字沉浸特展，以“穿越时空”为主线，通过剧情化叙事串联历史脉络，借助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空间定位等技术，构建起五大核心沉浸式体验场景——博物馆奇遇、丝绸之路商贸、儒家思想启迪、礼仪兴邦、海昏侯国财富之谜。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一座可游、可触、可感的虚拟历史博物馆，让观众可以自由探索、多视角互动，直观感受汉代礼制、社会风貌与侯国发展历程。同时，公园还上线了数字博物馆与全景漫游系统，依托高清数字复刻技术，呈现马蹄金、孔子徒人图漆衣镜、汉代竹简等出土文物的细节，让观众沉浸式品读文物故事、感知汉代文明。

依托沉浸式数字场景建设基础，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分层打造大众化传播与公益性服务双重数字传播体系。面向大众，公园主打年轻化、市场化的传播路径，依托官方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矩阵，聚焦辨识度高的文物IP，推出系列趣味科普短视频、文物解读图文、专家线上访谈等内容，用通俗鲜活的语言拆解汉代礼制、经济制度、侯国历史等专业内容。同时，创新跨界传播形式，推出大遗址IP网剧《海昏行》，以“视听+文旅”的模式，将汉代服饰、日常器物、侯国建筑等融入影视剧情，让年轻人从屏幕追剧到实地感知，走近海昏侯被废后的分封之地，读懂这位传奇历史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介绍，线上持续高涨的传播热度已有效转化为线下文旅动能，带动了遗址周边的民俗体验、特色农产、乡村旅游等业态发展，实现了文化传播、文脉传承与地方发展相互赋能。

老故事，新传播。穿越2000多年时光的海昏侯国遗址，用出土实物、简牍文字，借助数字技术，将故事讲给越来越多的人听。数字特展、全景漫游、IP网剧等新的传播形式，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年轻态的传播网络。

多地实践已经给出答案：绍兴棠坞弄的老民居注入潮流业态后，老街有了新客流；温江文化馆的漆扇体验课上，退休阿姨把非遗做成了“社交货币”；哈密老城粮仓的“粮仓雅集”里，“00后”主播、青年版画家、咖啡师纷纷入驻，让百年粮仓重新“活”了起来；海昏侯的“老故事”通过VR、AR和网剧实现“新传播”，让历史人物不再是课本上的铅字，而是屏幕里可感可知的“朋友”。

文化遗产的“青春变形记”，本质上是一场传统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年轻人主动走向传统，传统也在主动拥抱年轻人。当古老遗产开始用年轻人的语境讲述故事，当年轻人愿意为沉淀千年的文化遗产停下脚步，文化传承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短评

“向前看”才能更好的“向后守”

高 婷